

华夏 艺文

「诗人的天职是还乡」

散文集《回乡记》创作谈

江子



江子

伦理。

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寒来暑往，秋收冬藏，鸟语花香，炊烟袅袅。“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最喜小儿亡赖，溪头卧剥莲蓬。”“梅子留酸软齿牙，芭蕉分绿与窗纱。日长睡起无情思，闲看儿童捉柳花。”

作家南帆说，在传统文里，“乡村不仅是一个地理空间，更是一套生活经验、一个美学对象。”

这一整套生活经验和审美体系是明确的，不容置疑的，它宏大又微观，深刻又浅易。它规范着每个人的言行举止，塑造每个人的灵魂。因为经过很多年的积累，它具有超常的稳定性。

因此我们过去对乡村的印象，它是独立的，自给自足的，是恒定的，几近于静止。相比城市的瞬息万变，它几乎不动。它是安详的，平静的。它有顽强的生命力，再大的灾难都毁灭不了它。只要这套体系还在，即使遭到极大的破坏，它能在短时间内就能得到重建——它有着极强的再生能力。

正因为乡村文化的独立和强大的生命力，古往今来，它一直是文学的重要母题。古代的田园诗，当代的长篇小说《暴风骤雨》《白鹿原》，散文集《一个人的村庄》，都是这一主题的重要成果。

然而随着城市化现代化进程的推进，我们的乡村发生了质的变化：

田地、坟地、民居、祠堂、池塘、草木、动物、族谱都在，可作为主体的人大多不在了。他们都去了城市，务工、居住或就读。

我曾去过一个据说古代非常繁盛、出过很多官员的村庄。村子里几乎看不见人。乡镇干部告诉我，这个村庄户籍上有1000多人，可是今天全村只有43人。

这43人，无一例外是老人和彻底

的贫困人口与残障人士。只有他们，才把乡村当作最后的安息之地。

乡村的生产生活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田地的耕种者已经不是农民，而是资本租赁。我一初中同学，就做了我所在村庄的田亩承包商。不过他组织生产，他把承包的田地转包给了他人。

人与动物的关系已经不那么亲密了：没有人养猪。牛也不视为必需，因为很少有人耕地了。即使耕地，也是用的铁家伙。

那一整套的民俗和文化伦理已经难以以为继。比如婚嫁已经找不齐一整套乐队了。新居上梁，已经找不到唱词的人了。春节舞狮舞龙的习俗，已经多年不见了。那套过去维系村庄秩序的伦理，已经变得岌岌可危。

这种变化让乡村书写变得无比困难。如此情况下如何书写乡村？在城市化程度日益加深的今天，乡村书写还有多少价值？该如何书写乡村与城市、农民与土地、现代与传统、消逝与生长？

而我以为，当传统乡村面目日渐模糊，现代乡村写作反而有了新的可能。

这是我创作乡村主题散文集《回乡记》的原因。

在这部散文集里，我以我的故乡——江西吉水县枫江镇下院洲村及所属的赣江以西区域为经，从上世纪初到如今的百年时光为纬，努力探寻城市化现代化进程下人的命运变迁，文化的变迁，文明的遗存、消逝与增长，弱者在精神安放的寻找，道德的自我救赎可能，新的时代里异乡与故乡的关系……

那也是南宋诗人杨万里、民族英雄杨邦义、《鹤林玉露》作者罗大经、明代五使西域的外交家陈诚、理学家罗洪先等先贤的故乡，是培育政治家、思想家、诗人、烈士、隐士的文明乡野，是具有霸蛮、血性而诗意的文化性格的灵魂乡土。这块土地上发生的种种，其实有着中国的典型意义。

我毫不讳言，作为一名纯粹的乡村后裔，我怀着一颗为故乡的写史之心——当然也是当下乡土中国的写史之心。

海德格尔说，诗人的天职是还乡。现当代文学视野中，鲁迅的《故乡》、沈从文的《湘行散记》、陈忠实的《白鹿原》等都是恪守这一天职的巨匠之作。我的散文集《回乡记》，可以视作我对如此源远流长的书写传统致敬的一点滥觞。

（作者系第八届鲁迅文学奖散文奖获得者，江西省作协副主席）

11月20日晚，“中国文学盛典·鲁迅文学奖之夜”在北京中央歌剧院举行，为第八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颁奖。鲁迅文学奖创立于1986年，是以中国新文化运动的伟大旗手鲁迅先生命名的文学奖项。与老舍文学奖、茅盾文学奖、曹禺戏剧文学奖并称中国四大文学奖。鲁迅文学奖是中国具有最高荣誉的文学奖项之一，旨在奖励优秀中篇小说、短篇小说、报告文学、诗歌、散文杂文、文学理论评论的创作，奖励中外文学作品的翻译，推动中国文学事业的繁荣发展。

本期邀请第八届鲁迅文学奖中的几位获奖者撰文，畅谈他们心中文学的责任与担当，向文学致敬、向作家致敬、向时代与读者致敬，奋力铸就社会主义文化的新辉煌。

——编者的话



闲谈一束

文学初心和文学决心

钟求是



钟求是

生命。2022年夏天的一个上午，我听到了第八届鲁迅文学奖的获奖消息。此刻，愉悦跑进我的内心，我允许自己以兴高采烈的姿态去打发那个获奖日。我知道，这是一种很大的肯定——一个人的孤独文学之旅听到了重要的掌声。

现在，获奖的快乐已告一段落。我要求自己让这件事赶紧过去，使写作回到该有的节奏和状态上。我再一次提醒自己，绝不能淡忘为什么而写作。是的，我不能忘掉少年时诞生的文学初心，那是幼稚而纯粹的人生向往；我不能忘掉面对生命逝去时的文学决心，那是探极人性和追问命运的写作方向。这种文学初心和文学决心是我过去进行小说写作的基本动力，也是今后创作的主要推力。

感谢鲁迅文学奖！这次获奖，让我生成了一种“放下”的感觉。往后时间里，我的创作心态会更加轻松自由，文学视野会更加开阔，将依照自己的内心指引继续往前走。

（作者系第八届鲁迅文学奖散文奖获得者，浙江省作协副主席）

1974年春天的一个上午，十岁的我跟着父亲来到我们老家县城的图书馆，办理了一张借书证，并借到了一本薄薄的小书。其后几年，我成为图书馆忙碌而贪婪的拜访者，每隔几天便会兴冲冲地出现在借书员跟前。那看似庞大实则不多的小说们一一被我看完，看完之后，一个幼稚而坚定的念头在我心里生长起来：也要去写小说，用好奇之心打量这个世界，用好的文字讲述好的故事。这个念头因为幼稚而显得纯粹，因为坚定而显得顽强。

1993年冬天的一个上午，我现身在匈牙利一个叫作希尔福克的医院。我的工作搭档也是铁哥们儿几此时正躺在停尸间冰冷的长匣子里，打开白色蒙布，一张苍白而清瘦的脸让人心痛。他是一名特殊工作献身的勇士，更是一个生机勃勃的好人，却再也不能享受人间的温暖了。在泪水覆盖眼眶之时，我脑子有些恍惚，不明白对某个生命而言，死亡到底有着怎样的秩序，命运到底有着怎样的轨迹。在那一刻，我形成了一个决心：自己必须更专注地投入文学，而且要用一生的努力去探索和破解



▲第八届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奖获奖作品《地上的天空》钟求是著

时代 留声

11月20日晚，“中国文学盛典·鲁迅文学奖之夜”在中央歌剧院隆重举行。我作为第八届鲁迅文学奖诗歌奖的获奖作者，受邀参加了颁奖典礼。

我仰望中央歌剧院高高的、富丽堂皇的屋顶，感觉到一束束金色光芒从天而降。那光芒，像军号上折射的晨光，像一场太阳洒下的雨滴，绚丽、温暖而明亮。我知道这一束束金色光芒的含义。人生中什么样的东西才能发出光芒？我想，那就是心中不懈的追求。

32年前，也就是1990年，一个刚刚高中毕业的学生决定去当兵。那年3月，当接兵干部看到我发表过的一些文学作品后，觉得为部队选到了一个有潜力的新闻报道骨干，就毫不犹豫地安排我走入伍的程序。入伍之后，我一直记着一位老师对我说的话：“一个人一辈子有一个爱好不容易，一定要把你的写作爱好坚持下去，时间久了必会成功。”从入伍开始，30多年间，无论工作岗位如何变化，我从未放弃过业余写作。伴着文学的爱好，1992年我考入了解放军南京政治学院，军校毕业后，又被选调为正在组建的驻香港部队的队员，亲身经历、见证了香港回归祖国的历史时刻。对于我来说，业余文学创作的恒心与毅力，就是那道金色的光芒，照亮我写作的道路。

在写作的道路上，我还遇到了无数位好编辑。还在新兵连时，我就写了一首描写战士期盼北京亚运会的小诗，寄给了《战友报》，很快就被我至今仍不知道名字的编辑发表出来。1994年春天的一天，我还在军校读书，收到了著名军旅诗人刘立云的书信，他当时是《解放军文艺》的诗歌编辑——通知我的诗作《坦克》将发表在《解放军文艺》当年的第8期。当时，我还不认识《解放军文艺》的任何一位编辑，也不知道编辑部的大门朝着哪边开。2000年，刘立云作为军旅诗人，成为第五届鲁迅文学奖诗歌奖获得者。12年之后的2022年，我作为军旅诗人获得鲁迅文学奖诗歌奖，算是延续了这个已经中断12年的军旅诗的光荣。军校毕业后，我和《解放军文艺》的编辑们保持着真挚的友谊，一直到今天。中国作协的《诗刊》也对我的



刘笑伟

诗歌创作给予了大力扶持。没有《诗刊》的培养，也没有我今天取得的荣誉。我深深知道，那金色的光芒也来自那些在我文学创作道路上关心过我、扶持过我的编辑老师们。我深深知道，那一束束金色的光芒里，一定有属于读者阅读诗歌时清澈而温暖的目光。

对于获得鲁迅文学奖，我的感受是诚惶诚恐，做梦也想不到自己能获得最高的国家级文学大奖。8月25日，也就是鲁迅文学奖揭晓的当天晚上，我在朋友圈里写了这样一段话：“对于我而言，鲁迅文学奖诗歌奖与其说是颁给了我，不如说是颁给了所有坚守在业余文学创作阵地上的军旅诗人，更不如说是颁给了诗中折射出的新时代强军事业和中国军人昂扬向上的精神。”这段话是我的真实想法。我并不认为自己创造了多么重要的作品，而是自己的作品恰恰能够以大多数诗歌爱好者能够接受和欣赏的艺术方式，折射出这个伟大新时代的一个侧影。我想，《岁月青铜》是对中国诗歌伟大的“入世”传统的一种致敬和复归。获得鲁迅文学奖对于我最大意义就在于，时刻提醒我要在军旅诗的创作上不断前进，创作出无愧于伟大时代、无愧于强军兴军事业、无愧于广大官兵期待的优秀军旅诗作。这是我真实的内心感受。

我个人认为，军旅诗能够代表一个时代的精神气象。就如没有边塞诗，盛唐就会失去精神气象。我之所以时隔12年之后再次以军旅诗人的身份获得鲁迅文学奖诗歌奖，我认为最关键的，就是从这本诗集中可以感受到新时代强军兴军的伟大进程。军旅诗只有紧跟时代的步伐，并且在艺术上

金色光芒

刘笑伟

创造出自己的风格，达到人民性与主体性的高度统一，能够在军旅诗歌史上留下自己的印记。军旅诗人的担当和作为，就是用充满激情的语言记录和反映我们这支正在迈向世界一流军队的伟大的人民军队，创作出更多更好的高扬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旗帜的、雄浑阳刚的、令人热血沸腾的诗歌作品。

我想，优秀的诗歌作品就是一道道金色的光芒。愿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个点燃自己激情的梦想。愿诗点亮我们的生活。

（作者系第八届鲁迅文学奖诗歌奖获得者，中国报纸副刊研究会副会长）



▲第八届鲁迅文学奖诗歌奖获奖作品《岁月青铜》刘笑伟著

从生活吸取创作灵感

钟法权

有什么样的生活，就能创作什么样的作品。领悟生活的深度，决定作品的高度；深入生活的宽度，决定作品的厚度。我写的《张富清传》荣获第八届鲁迅文学奖，就是最好的例证。而我即将出版的《三叶岛——中短篇小说选》中的《三叶岛》《潮起潮涌》《珊瑚岛》等十篇小说，何尝不是生活赐予的创作灵感。

一滴水见太阳

我的小说《潮起潮涌》里，我采取了一滴水见太阳的思路，从最基层切入，通过战士、班长、排长、营长到旅长的路径，描绘这场声势浩大的强军画面，以期达到见一叶而知深秋、窥一斑而见全豹的目的。短篇小说文字虽短，但同样需要人物支撑。排长高松，一位新时代的军校大学毕业生，他从容善学，深信部队能打胜仗，深信打胜仗必定需要人才。最终在一次演习中，他所学的抗电子干扰专业被派上用场，破解了电磁干扰，实现了一招破敌，让旅长刮目相看。同样，班长陈虎也是身怀绝技，面对两个排合成一个班、两个排合成一个班、两个指挥班合成一个班的情形，俗话说，强中自有强中手，在当另另一侦察班班长比陈虎的专业技能还要厉害，于是陈虎心甘情愿地去到火炮班。随着一场检验性演习的展开，陈虎重回侦察班当班长，最终在演习中大显身手。武进是炊事班班长，他高大威武，在女朋友艾蕊的眼里，他就是武松式的英雄、林冲式的武教头。为满足艾蕊拍摄“八一”强军杯微电影，武进申请到火炮班。现实是，如今的火炮操作指挥不是光有力气就行，它需要高精的专业技能。武进最终又回到了炊事班，锅碗瓢盆交响曲才是他施展技能的舞台。《潮起潮涌》在人物塑造上，力求充分展现当今官兵活泼向上的精神风貌。高松是冷性的幽默，陈虎是文静的阳刚，小胖墩则带点张扬的风趣。每一个人物的鲜明个性，会使小说变



钟法权

得立体多彩、好读好看。现实生活远比我们想象来得精彩。《潮起潮涌》中的人物并不是随意地想象，情节也不是凭空虚构，而是来源于对真实生活的提炼和升华。看多了听多了，典型人物和故事便从心中跃然而出，《潮起潮涌》由此诞生。

文学的梦

在多元化的现代，文学家越发怀念20世纪的八九十年代，那个时候写一篇有影响的短篇小说，或者是一篇小说上了国家级文学刊物，就有可能改变一个人的生活处境、一个人的身份和地位。现如今大量新媒体的出现，一个作家想凭一篇短篇小说一举成名，简直是南柯一梦，痴心妄想，即使写上十篇有影响的小说也未必能够产生多大的影响；即使有点轰动，也只局限于文学圈内，或是获得某些文学评论家们的肯定。究竟能不能被大众接受和认可，依然是一个未知数。

没有时间阅读。在当下，文学

作品就好比丰盛的餐桌上的一盘盘佳肴，这些佳肴如果既精美又独特好吃，就有可能永久流传，就好比曹雪芹的《红楼梦》，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霍乱时期的爱情》，福克纳的《喧哗与骚动》，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巴尔扎克的《人间喜剧》等。现实告诉我们，文学好比金字塔，只有置于塔尖的明珠才能光耀四方。

现实情况不容乐观，但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奔波于文学这条路上，原因在于文学依然是我们大众生活一道不可缺少的美味佳肴，依然是人的精神世界里不可缺少的精神元素，依然有着无数的人心怀文学的梦想。我之所以概莫能外，除了希望文学反映我无法言说的心声，记录自己感受的生活，最重要的是我骨子里就喜欢文学。

为了文学的梦，也就心无旁骛地沿着文学这条路往前走。这次荣获第八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不是写作的目的，也不是创作的终点，而是我在写作道路上的新起点。有幸处在中国巨大变革的新时代，现实生活就是一个奇妙无穷的世界，给我们提供了丰富的文学想象。一个作家要以讴歌人民、讴歌英雄、讴歌新时代为己任，奋力创作出与时代同行的磅礴之作。

（作者系第八届鲁迅文学奖报告文学奖获得者，曾任第四军医大学军事预防医学院政委）



▲第八届鲁迅文学奖报告文学奖获奖作品《张富清传》钟法权著